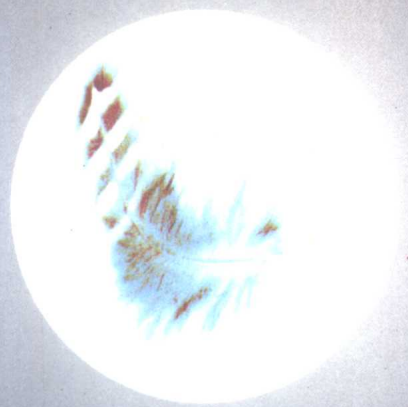


于无深处
重读萨特



万俊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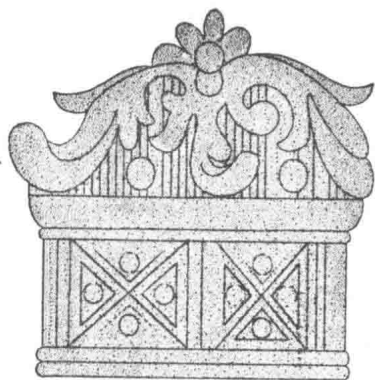
思想大师重读系列

SIXIANGDASHICHONGDUXIL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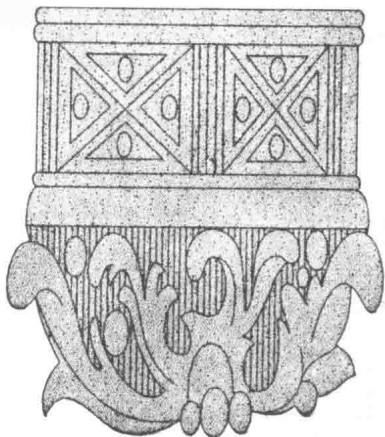
于无深处 重读萨特

四川人民出版社



于无深处 重读萨特

万俊人 著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李远杰

封面设计：周宝工

技术设计：古 蓉

·思想大师重读系列·

于无深处——重读萨特

万俊人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电话 6661236, 6666009)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蒲江新华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 插页 字数 220 千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140-8/B·115

印数：1—8000 册

定价：13.50 元

丛书出版前言

今天，愈来愈多深切关注人类命运的人士痛心疾首地振臂高呼：我们必须奋起抵御物质力量对精神家园的侵吞，我们要努力维护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这，在每一个热爱生命、珍视精神生活的人心中激起了广泛的共鸣。因此，“重建精神家园”成为当代中国人倾心相向的话题。

“精神家园”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应该说它不仅包括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还包括各种价值观念的精神取向。放眼全球，可以说“重建精神家园”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社会

F160/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中国，“精神家园”的状况尤为复杂，新与旧、中与西混合纠缠，经济生活的嬗变对精神生活的震撼与冲击十分强烈，人们心目中的许多东西褪去了神圣的光环，却还没有找到一套取而代之的令人信服的观念体系。所以“重建精神家园”又是尖锐而迫切地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时代重任。

《思想大师重读系列》旨在针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境遇，有侧重地选择古今中外公认的思想大师，阐释他们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人文思想，并引导读者阅览其原著精华。所谓重读必有新意：一是“读”的内容，我们解读思想大师，不是去研究其整个思想体系，而是重在发掘其人文精神的瑰宝；二是“读”的方式，我们并不用某一种固定的哲学观念去全面评判思想大师的思想，而是针对当今人们的精神现状，去寻求对我们有启迪、有裨益的思想财富。我们既是在寻找原汁原味的思想，又在用现代阐释学的方法，阐释这些思想的当代意义。

所以本丛书出版的目的在于两点：一是为重建精神家园输送可供参考的理论素材；二是为每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朋友，提供丰富多采的精神食粮。

思想大师不是随时出现的，他的出现需要主客观各种条件与契机，所以人类总是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产生一位思想大师。虽然我们拥有的思想大师是有限的，但古今中外思想大师的思想却超越岁月，突破地域，成为人们共同吸取的精神源泉，长久滋润着我们精神家园的思想之壤……

导引：“无票的旅客”及其“托词” ——关于萨特的阅读

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命运。每一种思想和每一位思想者的作品同样也都有着自己的命运。命运只不过是偶然的事实。其偶然性在于它不可把握；而其事实性则因为它总以一种不可改变的结局而存在着——历史地却又是既定地。与人的命运相比，思想和思想作品的命运更具有为主体所不可把握的性质。人可以在有生之年对命运作出自己的承诺，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尽管这承诺并不全然意味着自由的改变。而当人死之后，他或她便可以获得解脱，无须也无法再介意死后有关自己的一切。可思想和思想作品

则不然。它们既不能在其主体“现在”(presenting)时承诺自己——它们只是思想者的声音和外衣；也不能在其依附的主体不存在时自己为自己辩护，然而却又不能不承受后世者的指点评说——它们是被掘晒的思想者的尸骨和幽灵。

然则，这不是思想和思想作品命运的全部。借用叶秀山先生有关“学者”与“学人”的见解，^①我想，“思想者”与“思想”之间也有着类似于“学者”与“学术”之间的那种不可分割的“血亲联系”。作为思想者的人与作为思想者的思想以及他或她表达思想的作品之间的这种“血亲联系”是无法以思想者人生的生死界限来划定的。由于此，思想者对自己生命的承诺，总在一定程度上担代着他或她对自己思想的承诺。于是，在思想者的命运与其思想的命运之间便存在一种同生同死的关系。真正的思想者永远不能将其思想带入坟墓，而真正的思想却能让思想者获得永生。这也许是罗丹的《思想者》雕像想要暗示我们的意思之一。而我想重读的萨特则是我以为的这样一位思想者。

在其自传性作品《词语》一书中，萨特前后两次向人们讲述了他在孩童时代的一段心理幻想体验。他说，他想着自己是一位“无票的旅客”，当列车检票员摇醒睡着的他并请他出示车票时，他谎称自己忘随带“身份证”，并给自己找到了一条再充分不过的辩护理由：“我身负重大而又秘密的使命，事关法国，甚至整个人类，我必须到弟戎去一趟。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整个列车中决找不出一个人能像我那样

① 叶秀山：“学者的使命”，载《读书》1990年，第10期。

有权利占有一席之地。”^①这位年仅七岁的“神童”似乎过早地向人类预示了自己作为思想者的不凡人生。事实和历史作证：他没有撒谎，无须托词，更不必在晚年为自己的“无票乘车”而惭愧。作为人，他确实是一位历史的匆匆过客；作为思想者，他和他的思想又无疑是一尊永存的《思想者》。

时间这个曾经占据着萨特思维神经中枢的概念，在现实的维度中确乎像一列永无停歇的列车奔驰着。生活在时间维度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它短暂的乘客。任何人都无须任何票证，因而也不存在什么检票者。所不同者只在于，有的人灵魂已被时间的列车抛下，躯体仍留在车上，而有的人躯体已被抛下，可灵魂与思想还留在车上，随着年轮在继续飞奔；有的人并不知道为自己的无票搭车寻找理由，有的人却执意地为自己的无票乘车寻找解释。

萨特是一位思想的早熟者，一位执着得近乎神经质的为自己寻找托词的“无票的乘客”。这位生下来便失去父亲、天相丑陋、儿时倍受外祖父夸耀、入学还“不知道拼写为何物”却已开始写作幻想小说的“神童”，好像是注定要让世人关注他一副孤独人生和忧愁表情的思想者形象，经受他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写词语的反复折磨。孩提的他，生性怯弱却好哗众取宠，漫不经心却又装模作样。这尤其表现在他喜欢当着家人和来客表现自己认真读书写字的“小大人”行为上。当然，他屡次让母亲自豪地拿来当众朗读或私下传读的儿时习作并不是绝大多数孩子力所能及的，这多少也证实了这位七岁年龄便能执意为自己无票乘车寻找托词的“神童”

^① [法国] 让-保罗·萨特著：《词语》，潘培庆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7-78页。另见同书第181页。

为什么后来能够著作等身的不虚天才。甚至于，这种少年天才的资赋使儿时软弱忧郁的萨特在高中和大学时代突然变得刚强豪迈起来，很快成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血青年。

青年时代的萨特不再孤癖，不再幻想。他开始有自己的朋友，有了自信和现实感。以名列前茅的会考成绩跨入巴黎高等师范大学这所曾经培养了如戴高乐等著名政治家的名牌大学，真使他有了梦想成真的感觉。不过，高师之于萨特并非政治家的摇篮。他对政治的兴趣与其说是天生的、情感的和个人意志的，倒不如说是诗意的、天真的和理论直觉的。他不喜欢使自己成为社会政治游戏中的正式游戏成员，毋宁更愿意作这种游戏的“局外人”和“点评者”。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才是他的本色。他喜欢与尼赞、阿隆和梅洛-庞蒂等同窗一起讨论政治，创办刊物，但他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哲学、心理学和文学理论上。毕竟，巴黎高等师范大学还是柏格森、丹纳和罗曼·罗兰的母校，这些学兄的思想高见、学术成就和文化声誉对萨特似乎更具魅力。他开始大量阅读名家名典，笛卡尔、马克思、柏格森、弗洛伊德和尼采……，也开始真正阅读母亲以外的女人。前一种阅读是文字的、思想的，它使得萨特能够开始用思想而不是想象来表达自己对“国家观念”、“心理想象”等理论问题的最初见解；后一种阅读是人生的、人性的，它让萨特走出了“红楼”内的“太虚梦境”，获得了曾与他在高考会试中分享伯仲之荣的西蒙娜·德·波芙娃小姐的终身伴侣之爱，尽管在此之前他已付出了一次以上百封情书而未能求得另一位美女爱情的失败代价。谈不上“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苍茫情与，倒是有“除却乌山不是云”的浪漫意得。终身不婚却能长相厮守，委实让一辈子“讨厌男人，只愿意与女人相处”的萨特左右

逢源：既可失其自由个性的追求，又能保持其浪漫情怀始终如一。值得一提的是，萨特与波芙娃不仅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浪漫情侣，而且也是比肩左右的思想战友，两人在哲学、文学、社会活动和感情生活等方面的长期协同互守，有如天作之合，双星闪耀，在现代西方知识文化界几成绝唱，传为佳话。

30年代初，受好友阿隆的影响，萨特开始接触德国现象学哲学并亲身前往德国学习现象学。这也是萨特哲学旅程的开始。从此，他开始阅读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基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等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作品，同时着手运思自己的哲学理论。现象学—存在主义是20世纪前中期西方世界最为浩大的哲学思潮。在这里，萨特第一次发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世界，一片可供他纵驰畅想的自由天空。天性心事浩茫沉重而又富于自由激情的萨特，在注重情绪感悟、饱含人学冲劲和自由价值关切的现象学—存在哲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哲学与思想表达方式。不过，与德国的哲学老师们有所不同，萨特更具有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同道的“法兰西”文化风格：思想的表达不只是诉诸于理性与逻辑（德意志风格?!）或经验与逻辑（盎格鲁—撒克逊风格?!），而且可以或更多地诉诸于情感与形象。事实上，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恰恰构成了萨特思想的基本表达形式。1938年初春，萨特发表了他的哲学宣言式小说《恶心》（一译《呕吐》），通过主人公洛根丁的所感、所说、所为，萨特将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哲学思考表达得淋漓尽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短暂的俘虏经历让萨特有了更深沉的哲学思考。1943年，他经过长达十年考虑的第一部系统性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问

世，宣告了作为哲学家的萨特的“诞生”。与此同时，他没有丢掉自己擅长的哲学文学化戏剧化表述风格，在随后两年发表了剧本《苍蝇》和《禁闭》（一译《间隔》），前者借“古希腊英雄”表达了萨特对“自欺性”自由意识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悲剧性刻画，有着强烈的反法西斯主义意向；后者则通过“囚徒”的眼睛透视了“自我与他人、禁锢与自由”的关系，得出了著名的萨特命题——“他人即地狱”。两幕哲学剧既让初涉戏剧的萨特名声鹊起，又使他不堪应付。

但无论如何，萨特开始用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词语和思想言说敲击这个时代，他给这个原本就很嘈杂和喧闹的世界又加入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声音：人，作为“自为的存在”，与作为“自在的存在”之外在世界永远纠缠在一起，然而又通过其主体性的“无化”而超出其间。“无”是自为的真理，自为是自在的意义泉源。或者说，人是黑暗世界的光源。正是通过人的“无化”（自为），才使世界有了意义之光。而这一切都是、也仅仅是由于人是一种无须解释、也无法解释的自由存在。自由，是人的宿命；人，是自由的真理。人“命定是自由的，这意味着，除了自由本身以外，人们不可能在我的自由中找到别的限制，或者说，我没有停止我们自由的自由”。^①

这是一位正处在自己的祖国——一个以自由为思想旗帜的现代法兰西——为德国法西斯所征服的历史当口、并刚刚从纳粹俘虏营走出来的法国哲学家的哲学宣言，你难道还不能读出这“无”声的“心情和“自由”的意味么？

^①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5页。

是的，遭遇那场旷古未有的罪恶战争并处于被征服被奴役压迫下的哲学家的心情是沉重而复杂的。这种心情使生来受情绪纷扰的萨特更加没有了“灵魂的安静”，他既不能安心于书斋里的逻辑游戏和哲学抽象，也无法像他的先师胡塞尔那样静思入神。他不能不“心事浩茫”又焦虑不安，以至于战后的萨特仍然在自己的哲学道路上徘徊张望，心神不定。他时而竭声呐喊；时而又左顾右盼。一方面，他借助于哲学演讲、文学戏剧乃至时论点评，继续宣扬他作为“一种人道主义”而非“悲观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1945年10月28日在Maintenant俱乐部发表的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著名演讲，是一篇勇敢的哲学自辩词：“存在先于本质！”“自由在于创造！”的申言，清楚地表达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纲领性原则，尽管人们对这种哲学所隐含的过于强烈的行动主义冲动颇有微词。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现实境况和理论纷争，萨特又似乎过早地失去了自己思想的耐心。他急于寻找一条不偏不倚的学术道路和行为方针，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介入”生活。他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寻求思想共鸣，向当时处于政治上升期的法国共产党和前苏联、东欧共产党人寻求道义联盟。1946年，他急急忙忙发表了《唯物主义与革命》这篇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伽罗蒂、卢卡奇大为不快的“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批评作品；但随后在1952年却又发表了令其存在主义哲学同道加缪、梅洛-庞蒂深感失望的《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这种左右不讨好的结局，表明了萨特在理论和实践上力图走“第三条道路”的尝试极不成功。然而，这种尝试一定程度上让萨特较深入地触及到人及其自由背后的“社会”和“历史”因素。他不再满足于从存在哲学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意义上揭示

人的“境况中的自由”（《存在与虚无》），而且开始从人的社会背景中理解人和人的自由。1952年发表的长篇论著《圣徒谢奈，逢场作戏的角色和殉道者》，开始了他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去揭露现代人的社会异化和“不诚”本性的新阶段，也是他试图把弗洛伊德的“微观心理学”分析与马克思的“宏观社会学”结构理解结合起来的前奏。它为尔后萨特的社会历史结构或人学历史辩证法研究与社会实践介入方式埋下了伏笔。

50年代中以后，“冷战时期”的到来并未减轻萨特的思想焦虑和介入现实的热情，相反，一切都似乎是有增无减。偏爱个人自由生活的萨特无法容忍用任何形式或借口所进行的社会政治干预。他成了战争、政治和现代社会的抗争者和青年革命的精神领袖，成了人类正义的捍卫者。他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不义侵略；拒绝领受诺贝尔文学奖；抗议美国对越南的野蛮侵略，参与并主持宣判美国入侵越南的“罗素法庭”；指责前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亲自参加和声援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他东奔西忙，左右出击，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忙碌者。他奔走于美国曼哈顿的大街小道；在古巴欢呼叫好；在莫斯科和布拉格穿梭来往；甚至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振臂高呼；……。也许，精神的亢奋一方面来源于自己的哲学在50、60年代赢得的国际性成功；一方面来自时代的特殊境遇——焦虑不安的时代成了哲学与思想的催化剂。进入60年代后，萨特对自己以前的哲学思想作出了修改和总结。他用一种“结帐”式的方式，在1957年应一家波兰杂志之约所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的文章基础上，完成了近千页的鸿篇巨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这是一部以“填补马克思主义‘人学空

场’”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地带建立一种“历史人学”或“人学辩证法”为宗旨的哲学谋划。随之，他又集十年之功，在1970年完成并发表了《福楼拜传》的第一部《家族的白痴》。这两部浩大的作品，体现了萨特哲学文学同时并举、两相融会的习惯性写作风格。所不同的是这两部作品的思想内容。自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道的萨特又一次采取了中间道路的策略：他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寻找“会合点”，因为他以为，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方式揭示了个人精神的内在发展，但他忘却了人的社会历史背景；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注意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宏观结构，却又忘记了处于这结构中心的活生生的人。因此，萨特选择了不同于两者的“第三种方式”——在福楼拜思想、行动和环境的“总体化”中研究“总体的”福楼拜；通过人的实践和关系所逐步展开历史结构之“总体化”过程建立“人学辩证法”，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然而不幸的是，萨特的哲学和思想构建愈来愈宏伟庞大，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越来越微弱淡化。他殚精竭虑建立起来的自由哲学和人学受到了来自结构主义的挑战，也受到包括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在内的各种派别的哲学家们的批评。而他为“人”呐喊、为自由呼唤的满腔热情渐渐为人们冷落。60年代末以后，人近黄昏的萨特又仿佛回到童年，再一次感受到了人生与思想的孤独。一切逐渐归于平息的时代不再需要过于激情的哲学和革命的哲学，因而也不再垂青过于激情和革命的思想者和哲学家。甚至于连富于激情和革命、并一向视萨特为思想导师的法国青年也慢慢疏远了暮年的萨特。无论是他的身体和力量，还是他迟暮窗外的时代和人民，都不再允许或需要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不用说

让他慷慨陈词、奔走街头去卖报呼喊了。他只能面徒四壁，想着他浩茫的心事，独自感悟这狭小时空里的“自在”与“虚无”，任凭那窗外春燕呢喃、夏夜蝉鸣、秋雨淅淅、冬雪飘扬。情侣波芙娃的亲吻和偶尔到来的采访者或极少的几位学生和友人，怎么也难以让他有曾经的兴奋和激动。儿时惟恐无人理睬旁落孤望的感觉重又涌上心头。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静默中溘然辞世，忍别了他终生为之思索、为之呼吁、为之战斗的人类世界。

他真的成了时间列车上无票的匆匆过客么？他履行了自己对“检票者”（历史或人类？）的诺言么？他最终达到了他想去“第戎”（somewhere？）么？——“萨特是时代的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萨特祖国的领袖德斯坦说。

——“萨特是现代的伏尔泰。”有人这样说。

——“萨特是20世纪人类的良心。”还有人这样说。

——“萨特是悲观主义者。”也有人这样说。

——“萨特总是颂扬以自发性破坏自觉性。”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说。

——“萨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说。

——“萨特是……，……”也许还有人会如此这般说。

——“我唯一的事情就是赤手空拳、两袖清风地通过我的工作和真诚来拯救我自己。因而我的抽象选择并没有使我超出于任何人之上：我一无装备，二无工具，我以我的全部力量去拯救我的一切。如果我把不可能实现的救获也送进小道具商店，那还剩下什么呢？一个完整的人，他由一切人所

构成，又顶得上一切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与他相提并论。”^①萨特自己如是说。

我们该再说些什么呢？

谎言是说谎者的“真”“理”！

真理是思想者的“思”“想”！

思想是思想者的墓志铭！

不可磨灭的墓志是思想者的语言！

——于是，让我们重读萨特。

^① 萨特：《词语》，中译本，第183页。

目 录

导引：“无票的旅客”及其托词——关于萨特的阅读	(1)
-------------------------------	-------

上篇：萨特哲学现代阐释

第一章 从“无”到“有”——一种反向的哲学本体论

探究起点	(2)
一、哲学探究的起点和路向：萨特的哲学倒转 ..	(2)
二、“反思前的我思”：意识的“本质”	(7)
三、“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	(12)

第二章 以“无”化“有”——“存在着”与

“虚无着”的人	(17)
一、“否定”的起源：“虚无”问题	(17)
二、面对自由：“虚无”中的焦虑和“不诚” 中的人	(21)